

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二千冊 實價五角

版權
所有

翻譯者

徐震場

吳宓

胡先驕

上海望平街

發行者

新月書店

序

梁實秋

民國十三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我選了一門白璧德教授的功課『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這是我認識白璧德教授之始。我未到美國之前，吳宓先生已經由美國回來了，他主編的『學衡』雜誌已刊載了好幾篇翻譯白璧德教授的文章，就是現在收在這個集子裏的。我當時讀了這幾篇文章沒有十分注意，因為我那時候還不能完全看得懂。直到我聽了白璧德的一年演講之後，我的思想變了，我懂了白璧德教授的思想，我知道『學衡』裏那幾篇翻譯的文章是不可埋沒的。

十七年夏，我到北京，吳宓先生來看我。我們閒談國內文學界的情形，我告訴他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沒有讀過他的書的，還更有一些人沒有讀過他的書而竟攻擊他的。我自己從來沒有翻譯

過白璧德的書，亦沒有介紹過他的學說，更沒有以白璧德的學說爲權威而欲壓服別人的舉動；我祇是在印行我的『浪漫的與古典的』那個小冊子的時候，在序裏注出了白璧德的名字。但是我竟爲白璧德招怨了。有人是崇拜盧梭的，（究竟是崇拜盧梭的德行，還是崇拜他的思想，我們是不得而知的，）于是便攻擊白璧德；有人是偶然看過辛克萊的『拜金藝術』的，于是便根據了辛克萊在一百三十八頁上的一句輕薄話而攻擊白璧德；有人因爲白璧德是『歐美流的正人君子，』于是便攻擊他。據我所看見的攻擊白璧德的人，都是沒有讀過他的書的人。我以爲這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吳宓先生聽了我的話之後，當然不免憤慨，因爲他近年來是曾努力介紹白璧德的學說的。當時我就慫恿他把『學衡』上的幾篇關於白璧德的文章收集起來，由我負責在上海印一個單行本。十八年春，他把稿子寄來了，經我畧爲刪動整理，在書店裏又壓置了不少的時候，到現在纔得與讀者相見。

我現在把這幾篇文章貢獻給讀者，我祇希望讀者能虛心的把這本書讀完，然後再對這本書下一個嚴正的批評。這本書并不能代表白璧德的思想的全部，但是主要的論據在這裏是都完備了。我並不把白璧德當做聖人，並不把他的話當做天經地義，我也並不想藉白璧德爲招牌來增加自己的批評的權威。在思想上，我是不承認什麼權威的，祇有我自己的一「理性」是我肯服從的權威。白璧德的學說我以爲是穩健嚴正，在如今這個混亂浪漫的時代是格外的有他的價值，而在目前的中國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現在這本書放在讀者面前了，這是白璧德的本來面目，請國人公正的批評罷。假如讀者因了這本書而引起了研究白璧德的興趣，請看下列幾種原著，都是美國波斯頓 Houghton Mifflin 公司出版的：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The New Laokoon."

"Its value and American College."

目錄

中西人文教育談·····	胡先驕譯·····	一
白璧德之人文主義·····	吳宓譯·····	一九
論民治與領袖·····	吳宓譯·····	五三
釋人文主義·····	徐震堦譯·····	八五
論歐亞兩洲文化·····	吳宓譯·····	一一一

中西人文教育談

按白璧德先生 Irving Babbitt 爲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而今日美國文學批評家之山斗也。與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齊名。其學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國文學而外。兼通政術哲理。又嫻梵文及巴利文。於佛學深造有得。雖未通漢文。然於吾國古籍之譯成西文者靡不讀。特留心吾國事。凡各國人所著書。涉及吾國者。亦莫不寓目。其講學立說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爲人之道。於是衆惟趨於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於詭辯之說。羣慝激擾。人各自是。社會之中。是非善惡之觀念。將絕。而各國各族。則常以互相殘殺爲事。科學發達。不能增益生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爲桎梏刀劍。此其受病之根。由於羣衆昧於爲人之道。蓋物質與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至極精確。故科學之盛如此。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事。則理智不講。道德全失。私欲橫流。將成率獸食人之局。蓋人事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當力求精確。如彼科學家之於物質。然如

何而可以精確乎。曰。絕去感情之浮說。虛詞之詭辯。而本經驗。重事實。以察人事而定爲人之道。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勑。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吾說之是否合於經驗及事實。不必強立宗教。以爲統一歸納之術。但當使凡人皆知爲人之正道。仍可行個人主義。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疵。此所謂對症施藥。因勢利導之也。今將由何處而可得此爲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東西並覽今古。然後折衷而歸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於爲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且此數賢者皆本經驗。重事實。其說至精確。平正而通達。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於今日。用作生人之模範。人皆知所以爲人。則物質之弊消。詭辯之事絕。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而功用長在。形式雖破。而精神猶存。此卽所謂最精確。最詳瞻。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人文教育卽教人以所以爲人之道。與純教物質之律者相對而言。白璧德先生之說。既不拘囿於一國一時。尤不憑藉古人。歸附宗教。而以理智爲本。重事實。明經驗。此其所以可貴。故有心人聞先生之說者。莫不心悅而誠服也。白璧德先生所著書有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 及 *The New Laokoon* (1910) 及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1912) 及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 原書具在。讀者可取而觀之也。本篇原名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登載中國留美學生日報第十七卷第二期。民國十年十

月。去年九月。美國東部之中國學生年會。曾請白璧德先生蒞會演說。此篇即係當時演說之大旨。以其

論特爲吾國人而發。故首先由胡君先驊譯出。以介紹於國人。吳宓附識。

吾所見之中國人。多謂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一文藝復興。而與古昔完全脫離。今日中國文藝復興之運動。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壓迫爲動機。故就其已發展者而言。亦僅就西方文化而發展。與東方固有之文化。無預也。予今茲著論之先。予宜聲明。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學教授之功課。即係細究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之往蹟。及其與中世脫離之情形。並按跡此後思潮之趨向。迄於今日。予尤注意於十八世紀中第二次個人主義之發動。此種自十六世紀以來之西方運動。其性質爲極端之擴張。首先擴張人類之智識與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適與利用。此近代運動一方。則注重功利。以培根爲其先覺。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組織與效率。

而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則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則尚博愛。對己則尚個性之表現。此感情擴張運動之先覺。則十八世紀之盧梭是也。

綜此二者而觀之。人類全體須日進於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與安適。同時以友愛之精神。爲擴張感情之方法。以日進於親密。此兩運動合而論之。可稱爲人道主義。在此人道主義之人生哲學之中心。復有一進步之概念。蓋進步主義。實吾西方主擴張者之一種宗教也。十九世紀之人。每以爲科學發明。且同情心擴張。人類將日進於丁尼孫所言之聖神光明之域。然實則向大戰場而行。結果乃漸有厭惡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發展。卽爲對於前二百年來所謂進步思想之形質。漸有懷疑之傾向。一例如 Dean W. R. Inge 之 Idea of Progress 一書是。此書一九二〇年出版。有人欲問。吾西方之脫離古昔。是否曾將數種重要之元素亦隨之而棄去。是否如德人所云。於傾棄浴水時。將盆中之小兒。亦隨之棄擲也。以有此種棄舍之故。今日之所爭。乃非進步與反動之爭。而爲文明與野蠻之爭矣。最近德國斯賓格勒氏 Oswald Spengler 著一書。名爲

「西土沈淪論」銷行數逾五萬部。盡人皆知。西方對於增加勢力。成效極大。但此勢力是否爲犧牲智慧而得者。則應研究者也。

今日在中國已開始之新舊之爭。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習見之故轍。相對抗者。一方爲迂腐陳舊之故習。一方爲努力於建設進步有組織有能力之中國之青年。但聞其中有主張完全拋棄中國古昔之經籍。而趨向歐西極端盧梭派之作者。如易卜生、斯特林堡、蕭伯訥之流。吾固表同情於今日中國進步派之目的。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爲日本與列強所侵畧。中國或將有與歐洲同樣之工業革命。中國亦須脫去昔日盲從之故俗。及偽古學派形式主義之牽鎖。然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苟一察此偉大之舊文明。則立見其與歐西古代之舊文明爲功利感情派所遺棄者。每深契合焉。

歐西之舊文明。半爲宗教的。半爲人文的。此二者之首領。爲亞里士多德與耶穌基督。亦猶東方之有孔子與釋迦牟尼也。某作者在哲學雜誌 (Revue Philosophique) 中。曾謂聖亞規那 (St. Thomas Aquinas) 之學說。合亞里士多德與基督之說而成。而與生同時之朱熹。其所作之集註。實並取孔子與釋迦之說。故二人實可相提並論云。

今試問此東西諸偉大之舊文明。其中所含之智慧。究爲何物。苟或失此。則人類將自真正文明。下墮於機械的野蠻。此物究爲何耶。文化問題之重要。未有甚於今日者。蓋以今日物質科學之發達。已使社會中發生古昔未見之事件。全世界已因之而得有物質與經濟之接觸。卽如歐戰之結果。使棉價漲至每磅美金四角。美國南部黑人。以工價增長之故。致有力購製絲綢之汗衫。因之東京生絲之市場亦大發達。昔日中國道家所夢想之御空而行。在今日已成爲實事。由紐約至北京。或由紐約至阿根廷首都。不久或比十九世紀初由紐約至波士頓。且較速而安適也。無線

電話等發明。全世界幾等於晤言之一室。試思若其所傳說者。盡爲仇恨猜疑之言。若人類以種種機械聯爲一大團體而同時精神上乃有相離而背馳之趨向。其結果將何如乎。

今試精確論究吾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卽文化與野蠻之對戰。由普通之文化。進而論中國之文化焉。古之人常多自詡其本國爲文明。而斥他國之人及其習俗爲野蠻。此數見不鮮者也。約翰生論希臘人。至德謨森尼（Demosthenes）乃云。彼在一羣類同野獸之蠻人之前演說。又云。據我之見。外國人皆蠢奴也。中國古昔之人。此癖尤著。彼以爲中國爲文明世界。爲普天之下。其外皆邊徼之蠻夷。佛教固係自外傳入者。韓愈之諫佛骨表。亦謂佛爲夷狄也。

吾亦未嘗不贊成中國古人之自尊其文化。至於此極也。但其弊在不承認他國文化之成績耳。茲請略述吾所見中國文化較優於他國文化之處。首要者。卽中國古。今官吏雖腐敗。然中國立國之根基。乃在道德也。法國最有卓見之批評家尤柏爾

(Touher) 之論中國人曰。『世謂中國種種情形不善。其然豈其然乎。中國人屢被外族征服。然一國之文化與兵戰之勝敗何關。其立國之久長。豈非其法律優美之明徵乎。正猶哲學學說之能應用而明晰者。則稱爲良學說也。今日各民族有能具如中國之古之法律。而其法律最少變易。爲大衆所尊重愛護研究乎。』中國向來重視道德觀念。固矣。而此道德觀念。又適合於人文主義者也。其道德觀念。非如今日歐洲之爲自然主義的。亦非如古今印度之爲宗教的。中國人所重視者。爲人生斯世人與人間之道德關係。故康熙帝之聖諭廣訓。自人文主義論之。頗有足稱者。然其言及佛教與耶教。則皆惟存輕蔑而已。

但今日中國之功利感情運動。亦以文化與道德相標榜。惟其所謂文化道德者。亦正如吾西人今日之不惜舉其固有之宗教及人文的道德觀念。而全拋棄之。吾苦無暇引證吾說。或因之視吾爲武斷。然吾深信今日西方之運動。實無道德之觀念。但假道德之名耳。今試論進步之一義。常人莫不喜言進步之說。孔子之謂顏淵曰。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進步也。但功利主義者。乃誤混道德與物質之進步爲一物焉。

英國批評家繆萊 John Middleton Murry 著「智識階級一分子之進化」Evolution of an Intellectual 一書有言曰「讀近世史者。不難認明此次大戰。並非人類可驚之奇變。而實爲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之物質欲望愈益繁複。竊奪文化之名。積累而成之結果。世所謂文化者。其作用有如一增殖之機器。人類之欲望。以之而增加。欲望不達。時勉求。所以達之。於是機械變詐百出。其手段亦日增殘酷。」（中略）今日之文化。舍繁複之物質發明外。別無他物質言之。卽非文化。僅爲一種物質形態。冒有精神之名。而僭充者也。物質創造之方法。極爲新奇。使人在局中。不暇深思回顧。具有一種狂熱。乃自詡其狂熱爲道德。以僞亂真。致將道德與精神上重要之名詞。均混淆其意義。」（中略）道德之名辭。已下降爲物質之名辭矣。（中略）今日已無足用之精神制裁。目下之問題。乃以何方法。而得此制裁耳。」

以上皆繆萊君之言也。

狄思雷里 Disraeli 每謂英美之人。不知安適與文化之別。卽此安適一字。已可爲繆萊君所謂名辭混淆之例。昔人有言曰。惟苦人可得福。蓋安樂必生於憂患也。今日美國人欲得其安樂。而不願經此層悲苦。此卽所謂大悖逆之樂觀主義之顯例也。不特功利主義者爲是也。彼感情主義者。亦混淆名辭之意義。強謂僅事擴張感情。卽足爲充分之道德。十八世紀中葉。近代各種革命尙未發生之先。字典已先大變革。良知一字。卽在此時。漸訓爲其今日之意義。昔以良知爲內心微細之聲響。今乃以良知爲在社會間大聲疾呼之事業。昔之良知爲戒己。今之良知則爲責人。此其大不同矣。

今欲治此名詞混淆與詭辯之弊。其法不宜專引古昔之舊說爲根據。彼既以近世自號。吾人卽宜以其道還治其身。而用近世批評的精神。以與之周旋。繆萊君以爲世竟誤以物質進步爲精神進步者。由於變更普通名辭意義之故。廻思西方首提